

前言

林富華

達利國際集團有限公司主席

葉教授以十分喜悅的心，全情和熱衷地投入教育工作，教導和幫助學生，他輔導學生是如此的「忘我」。確實，在輔導學生過程中，他與學生之間不分彼此，並能體會他們求學的辛苦、困難、迷惘，努力幫助他們，使他們能充滿自信地去面對挑戰，克服逆境，並激勵他們努力奮鬥。這是葉教授「真的心」，感覺這是最真的、最好的！我鼓勵葉教授把輔導學生的事跡一一寫出來與大家分享，尤其現在有不少學生、青年正面對前途的困擾，他們感到氣餒、擔心、迷茫，失去自信，在學習方面遇上困難時，甚至想放棄自己。葉教授了解到他們的困擾，他希望學生明白，這正是他們面臨最大挑戰的時刻，學生一定要戰勝它，不懼困難，不怕挑戰，葉教授提醒學生，若遇上挫折，絕不要放棄自己，應堅決努力奮鬥，對自己的能力有信心。因此葉教授多年來見證了很多

學生奮鬥成功的例子。很高興看到香港大部分學生都是很優質的，我們只要和他們一起堅持，加強他們對自己未來的信心，提醒他們定下目標，不放棄自己，努力奮鬥，就都能成功，這是我多年來實在的體驗。好的教育，就是能鼓勵學生努力奮鬥，面對困難、挫敗和考驗仍不放棄，越挫敗，就要越堅強，最終結果是讓學生變得更強大。堅定對目標奮鬥的信心，學生定能「生」出智慧和樂於去奮鬥，從而取得成功。

教育是今日香港成功的最重要一環，大家看見香港眾多的教師、青年、學生正身處在困擾、迷惘、迷失中，大家可分享葉毓強這樣的「老師」的「真的心」，香港教育最需要有這樣有「心」的教育，要以「學生為本」——以學生成為人才為本，教師用真心關心學生的「心」，要以「成就學生」和「培育人才」為本的「心」，去了解他們的困難。明白無論任何原因，和他們一起堅持奮鬥，令學生不放棄自己，堅定相信自己有目標的未來，以充滿信心、奮鬥為先，不怕挫敗，有達成目標的「心」，這實在是今日香港教育發展的正確方向，也是香港教師最需要做好的教育文化和策略。老師要明白現在香港青年學生將是香港的未來，培育學生成才是香港的當務之急。

葉教授身同感受。確實，他在這近二十多年為學生事務的工作期間，困難及辛勞沒有比在銀行工作時少，但每當他看到學生的轉變和躍進，看見他們受到大企業僱主的認同和讚賞，他都感到很開心，並說這近二十多年是自己人生中最快樂的歲月，接下來他會繼續努力，精益求精。以上是葉教授的由衷之言，期盼與大家分享。



第一部分

我的人生旅程

葉毓強過去一直在銀行業工作，退休後憑着對教育的一腔熱誠，毅然投身到教育事業上，用心輔導及輔助學生就業，開始了他的第二人生。本章記述他的成長、學習、工作及輔導學生的經歷，藉着回顧人生的種種歷程，分享他對學習、工作、人生的各種體會，期望能啟發年輕人找到個人方向，並鼓勵大學的就業組、僱主等一同協助年輕人在社會上發光發熱。

我的成長

香港大學界很多人都認識葉毓強 (Albert Ip)，他近 20 年來，一直在多間院校擔任校董，從事學生輔導、顧問或各小組主席等工作。不斷在各院校及上市公司之間奔走，Albert 後來甚至把在上環購入的一個單位改裝，變成了與學生或各公司負責人見面的地方，專門做大學的工作。這裏地方不大，放着一些中國古董傢俬，是太太多年來的珍藏，還有一張辦公桌，牆上掛滿他多年來在不同大學及花旗銀行的照片，隨便打開一個話題，Albert 都可侃侃而談。Albert 說，有了自己的地方，跟同學和各企業主管見面都方便多了。

Albert 是銀行界高級管理層，他在花旗銀行服務 25 年，離開時是集團香港分行的董事總經理，17 年前他選擇了退休。為什麼他選擇替學生服務？我們嘗試從他的成長，了解他的心路。



Albert 在上環的辦公室

發奮圖強

「1952年，我在澳門出生，爸媽一共生了十個孩子，我在家中排行第八，爸爸很能幹，但是要養十個也不容易！」Albert 憶述往事。他在澳門粵華中學畢業，當時澳門共有七家中學，粵華排前三名，「當年沒有澳門大學。我們成長的年代相當困難，我自己喜歡讀書，由中文小學轉到英文小學，爸爸不知道為什麼替我報高了我一級，應該是小五去讀小六，或小六去讀中一，我忘記了，總之跳了一級。讀書很辛苦，但這令我明白做人要勤力。因為我爸爸不像現在的家長這麼教導子女，那一代人教孩子都用罵的，沒有一句讚好。」

小時候，葉父在澳門經營一家店舖，Albert 當年年紀太小，店裏賣什麼也沒搞清楚，後來父親到香港從事股票買賣，及後開證券行，家裏經濟環境算是不錯。

「有一晚，爸爸和媽媽在聊天，我睡到半夜醒了，去洗手間時聽到爸爸說：我覺得葉毓強這個人很文靜，兒子中他排行最小，讀書唔叻，也不知道以後怎麼辦。」其時 Albert 學業成績普通，他記得自己有兩年是在班上 50 個同學中排第 47、48 名，「小學的時候，因為我跳了一級，暑假要補習讀書，聽他這麼一說，就迫我變得勤力。我自小就覺得自己要比同學們勤力，我很幸運有這個機會，家裏經濟環境不差，但我



Albert 曾就讀
澳門粵華中學

深知自己成績一定進不了香港大學。當年是 1969 年，要由澳門來香港讀書並不容易！」

其時葉父在香港從事證券買賣，家裏收入本不是問題，但要供養十個子女讀書，負擔可不小。「我知道申請入讀香港的大學很難，於是我自己申請去美國讀大學。我有自己的想法，於是一共申請了 30 間美國大學，記得當時爸爸說：「嘩，阿強！你已經申請很多間了。每個申請要付 20 美元，加起來錢不少的。」雖然家裏環境不錯，但 20 美元在 1969 年可不少，那一代人在戰火中成長，特別勤儉，「我真的很幸運，30 間之中有一間給我全免學費！我仍然記得，學校取錄我唯一的理由，就是我的堅持。也許因為我寫了感動到學校的個人陳述，因為同一屆會考有兩個會考成績達 5A3B 的同學申請入同一間學校都拿不到獎學金，我考的會考及其他公開試成績比他們低很多！」他笑了起來。

比別人更努力

葉家重視學業成績，Albert 笑說小學時成績不是不夠好，而是根本不好，「如果班上有 50 人我考第 14 名，我就不會發力飆上去了，我每年考第四十幾名！兩個哥哥在校內都很活躍，踩單車、學詠春，這樣其實是對的，我經常跟學生說，

踢足球、打籃球、學詠春、踩單車、游泳都對。」Albert 不喜歡自己一直在隊尾，於是開始發奮讀書，「因為爸爸的壓力，我也覺得很醜，於是就開始發奮。當時的我別說踩單車游泳了，我連水都沒碰過！由早到晚讀書，只是讀書。每一科別人讀 3 次，我會讀 30 次。」

自從中二開始，Albert 的學業成績越來越好，「別人讀 7 個小時，我讀 37 個小時。我記得的一年有八個月我沒休息過一天，不看電影，放學也不去玩。我讀中學跟兩個哥哥同校。」由隊尾到一直攀升，Albert 說原因只有一個，就是堅持和吃苦，「那幾年我每屆都考第二、第三，第一名永遠拿不到！第一名的同學沒我勤力，但他很聰明，我每年都輸給他。」

自中二成績猛進後，「我申請得到華盛頓大學獎學金，他很謙虛，跟自己哥哥、弟弟、姐妹都說我拿的不是獎學金，而是助學金，因為家裏環境不好。爸爸教我幾樣道理：勤力和謙虛。他始終覺得謙虛會幫助我們成功，對人有幫助。」Albert 也覺得自己性格像父親，為人勤奮。

赴美升學

遠赴美國，取錄 Albert 的是著名的華盛頓聖路易斯大學，那年他才 18 歲。由於他成功申請到獎學金，省回父親不少金



1962 年 Albert 與家人合照

錢，「赴美那一年是 1970 年，學費 2,200 美元，在那年代是很大的數目，但我學費全免。四年大學，我三年就畢業了，期間還有做兼職，在學校裏做教學助理，我從大學二年級就開始替老師改卷，又在圖書館幫忙做釘裝。一個月收入有 200 美元。」

香港銀行界及商界中有很多人都認識 Albert，他在退休前是香港花旗銀行（Citibank）的董事總經理，在行內人面甚廣。但原來當初他去美國本來是讀數學的，Albert 從小就喜愛數學，赴美時一心想在學術界發展，「我一向喜歡數學。在華盛頓大學讀數，有一年考物理，學生平均 40 多分，但我拿了 100 分。當時老師叫了我入教員室，他以為我作弊了！但考物理，裏面都是數學，我不可能作弊啊！他說『我看着你，兩個小時的考試，你一小時就寫完了，還坐在原地休息，隔了一陣又看了一下試卷。』老師說：『開玩笑！沒可能有人拿 100 分，平均都是 40 分，最厲害拿 70 多分！已經拿 A 了。』」Albert 說因為自己閒餘沒有嗜好，把所有時間都花在學業上，每一課有 30 條題目，他每條都做數次，才有這樣的成績，「有嗜好就難了！我完全沒有嗜好，踩單車我不去，看電影？有什麼好看，每次進戲院我都會睡着，因為實在太累了。」

在華盛頓大學讀數學，四年大學他三年就畢業，而且全級 120 名學生中，他排名第三，「別人讀五科，我讀七科，共 40 科畢業，我有 38 科是拿 A 的，只有兩科拿 B。」最初選讀數學，Albert 稱是因為自己數學的底子好，取易捨難，「我這個人不敢試新事物，這是我吃虧之處。」

畢業後他申請讀博士學位，好幾所大學錄取他，包括加州理工學院、麻省理工學院及哈佛大學，最終他決定到康乃爾讀數學博士，有點兒是取易捨難，雖然康乃爾都是名校，讀博士學費全免，連住屋也不用花錢，還有零用錢，「老爸一毫子都不用寄給我。然而當時是 1975 年，如果數學系畢業回港，賺錢有何前途，大家都知道的。在香港生活要賺錢，朋友開始跟我說：讀什麼數學呢？讀完之後回香港一定找不到工作，我聽了後想一想，就再讀一個金融學博士，同樣不用學費，讀了一年半之後，朋友叫我試試申請工作，當時 Price Waterhouse & Company 聘請了我，我就到了會計師行工作，一年後我轉到花旗銀行工作，因此我沒有完成這兩個博士學位！」Albert 解釋，在美國攻讀博士，修了 15 科就等於得到碩士學位，「我兩個博士都沒完成，但拿了兩個碩士！」

本來一心想讀博士，畢業後在大學做教學和研究的 Albert，因為這樣，一腳踏進了銀行界，走上完全另一條路。「最初我計劃畢業後教書，後來知道讀數學回港教書會有困難，就打